宋史

百二八

列傳卷第二百十九　宋史四百六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列女

朱娥　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朱氏　崔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李俊 寫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

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親友以為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得列女若干人作列女傳

朱娥者越州上虞朱回女也母早亡養于祖媼娥十歲里中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擁蔽其媼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董皆為娥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張氏鄂州江夏民婦里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欲與為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既死朝廷聞之詔封旌德縣君表墳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郡縣致奠

彭列女生洪州分寧農家從父泰入山伐薪父遇虎将不脱女挟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敕州縣歲時存問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五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為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娼日

逼之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紃之事又輙精巧粗可以給母朝夕欲求此身使終爲良可乎母益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爲蠶叢祠娼與邑少年期因蠶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往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捽不使去不得已留坐中時時顧酒食輙唾强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過鷄鳴渡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鄉人謂之節娥云

朱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巾屨簪珥以給其夫夫日與俠少飲博不以家爲事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

嫁之朱曰何迫我如是耶其夫將行一夕自經死且
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為不義屈也吳充時為開
封府判官作阿朱詩以道其事
崔氏合淝包繶妻繶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
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
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
滌之事幸矣況敢汙家乎生為包婦死為包鬼誓無
它也其後稚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其族
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
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歿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

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到荆州黨以不義見迫必絶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父嘗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氏有殊色使人刼致之欲納爲妻趙日號哭慢罵求死賊愛其色不殺多使人守之趙知不脱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歸其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問其故答曰豈有爲賊汚辱至此

而尚有生理乎家人曰汝忍不為家族計趙曰第亡患遂涕泣登輿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寅有趙女詩

張晉卿妻丁氏鄭州新鄭人參知政事度五世孫也靖康中與晉卿避金兵於大隗山金兵入山為所得挾之鞍上丁自投于地戟手大罵連呼曰我死即死耳誓不受辱於爾輩復挾上馬再三罵不已卒乃忿然舉梃縱擊遂死杖下

項氏吉州吉水人居永昌里適同里孫氏宣和七年為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郡

以聞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金人至汝州二婦為所掠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皆浮出不壞人為收葬之城外江上為双塚以表之

徐氏和州人閤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春金人犯惟楊官軍望風奔潰多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瞋目大罵曰朝廷蓄汝輩以備緩急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難又乘時為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以快衆憤肯為汝辱以苟活耶第速殺我賊慙恚以刃刺殺之投江中而去

榮氏嶷女弟也自幼如成人讀論語孝經能通大義事父母孝歸將作監主簿馬元頴建炎二年賊張遇寇儀眞榮與其姑及二女走惟揚姑素羸榮扶掖不忍舍俄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建炎四年春金兵道三吳官兵遁去城中人死者五十餘萬永年與其姊及其妻何奉母而逃母老待挾持而行卒為賊所得將縶其姊及何何紿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

河其姊繼之

董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子建炎元年盜李昱攻剽滕縣悅其色欲亂之誘諭再三曰汝不我從當剉汝萬段女終不屈遂斷其首劉氏子聞女死狀大慟曰列女也葬之為立祠三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賊至宣避之曹堅卧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不屈為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人為糧東安縣民丁國兵者及其妻為友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

卒楊勍寇南劒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
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
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
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譚氏英州眞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
年英州饑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琪竄去譚不能俱
與其女被執譚有姿色盜欲妻之譚怒罵曰爾輩賊
也我良家女豈若偶耶賊度無可奈何害之同時有
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囚於虔盜中數日有
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段我不汝徇也盜怒剉之

而去

劉氏海州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郡縣震響公緒倡義來歸偶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後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或語之曰人言貴易交富易妻今陳已貴必他娶矣盍改適曰吾知守吾志而已皇卹乎他公緒亦不他娶子庚浸長輒思念涕泣傾家貲結任俠奔走淮甸險阻備嘗如是者十餘年遂得迎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嘗緯蕭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

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為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為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謂母曰母以清絜聞柰何受此汚辱寧死箠楚不可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絕於是石泉連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

勘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坐廳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牓其所居曰孝感坊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政和二年省試第一宣和中為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還蜀至唐州方

城縣會賊朱顯終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執師氏欲強之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吾夫已死宜速殺我賊知不可屈遂害之

陳堂前漢州雒縣王氏女節操行義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僅有一子舅姑無生事堂前斂泣告曰人之有子在奉親克家爾今已無可柰何婦願幹蠱如子在日舅姑曰若然吾子不亡矣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子日新年稍長延名儒訓導既冠入太學年三十卒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有聞

初堂前歸陳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之及笄以厚禮
嫁遣舅姑亡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
色不五年妹所得財為夫所罄乃歸悔堂前為買田
置屋撫育諸甥無異己子親屬有貧窶不能自存者
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里有故
家甘氏貧而質其季女於酒家堂前出金贖之俾有
所歸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
乾道九年詔旌表其門閭云
廖氏臨江軍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春盜
起建昌號白氈笠過臨江希文與妻共挾其母傅走

山中為賊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賊知不可屈揮刃斷其耳與臂廖猶謂賊曰爾輩叛逆至此我即死爾輩亦不久屠戮語絶而仆鄉人義而葬之號廖節婦墓是年盜彭友犯吉州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養興元大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王氏毅然勉之曰汝食君禄豈可辭難當可行大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其婦杜氏及婢僕五人咸及于難當可

聞變奔赴江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汀州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
破寧化縣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垺令士豪王萬全
王倫結約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所殺獲賊
忿其敗結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傍自
為一砦一日賊遣數十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
丁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
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田丁
感激思奮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
敗鄰鄉知其可依挈家依黃牛山避難者甚衆有不

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助之於是聚衆日廣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有急則互相應援以為犄角賊屢攻弗克所活老幼數萬人知南劍州陳韡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給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之義丁且借補其子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特封晏為恭人仍賜冠帔其子特與補承信郎

王袤妻趙氏饒州樂平人建炎中袤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袤棄官逃去趙從之行遇金人縛以去繫袤夫婦於劉氏門而入剽掠劉室趙宛轉解縛幷解袤

謂袞曰君速去俄而金人出問袞安往趙他指以誤之金人追之不得怒趙欺已殺之袞方伏叢薄間望之悲痛歸刻趙像以葬袞後仕至孝順監鎮

涂端友妻陳氏撫州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賊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汝輩鼠竊命若蜉蝣我良家子義豈爾辱縱殺我官兵即至爾其免乎賊知不可屈乃幽之屋壁居數日族黨有得釋者咸齎金帛以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聞貞女不出閨閤今吾被驅至此何面目登涂氏堂復罵賊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拜曰妾雖窶陋願執巾帚以事將軍贖父兄命不然父子併命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得侍將軍何所憾哉遂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劉生妻歐陽氏吉州安福人生居新樂鄉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邑人劉寬作詩以弔之時紹興十年也同縣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刲股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刲股以進又

愈尚書謝諤為賦孝婦詩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始并家貧事姑孝謹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牆中賊退漸蘇見一篋在側發之皆金珠族婦以為已物侯悉歸之婦分其一以謝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侯曰兒以賤婦入得歸隱居賢者之門已幸矣忍去而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同縣有樂氏女父以鬻果為業紹定二年盜入境其父買舟挈家走建昌盜掠其舟將逼二

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色美而慧通女訓諸書嫁枋得事舅姑奉祭待賓皆有禮枋得起兵守安仁兵敗逃入閩中武萬户以枋得豪傑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氏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吾出事塞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左右曰雖没入將不失為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

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為賢母云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大元兵入浙東婦與其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為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衰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為服期即惟

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囓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埧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陽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

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吉州永新人至元十四年江南既内附永新復嬰城自守天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以

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討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隆興之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携孤女自沈于縣之梁步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洙女名良子泉州晋江人父得疾瀕殆女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群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熚煜如月者三越翼日父瘳女弟細良亦相從拜禱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守眞德秀嘉之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夏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得脫紿曰有金帛埋於家盍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鄞之通遠鄉建奧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銜女以去始林栗侍親官其地嘗目睹之已而為守以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丞相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元年大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

得其尸於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袵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搏之乃被殺有同掠

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輙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劉仝子妻林氏福州福清人其父公遇知名士仝子爲福建招撫使起義兵事見林同傳仝子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二也死且求治汝於地下可生爲汝等淩辱耶遂遇

害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别將榮全率衆據城以畔制置使遣人以武翼郎招之全僞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越三日李虎破關禽全斬之幷其妻子及王安以下預畔者百有餘人悉傳以法

列傳卷第二百十九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　宋史四百六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方技上

昔者少皥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爲巫史，神人淆焉。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患遂息。厥

後三苗復棄典常帝堯命羲和脩重黎之職絶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禬禜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脩煉吐納導引黄白房中一切焄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為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何脩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

方技傳多言機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趙修己開封浚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李守
貞掌禁軍領滑州節制表爲司戶參軍留門下守貞每出
征修己必從軍中占候多中奏試大理評事賜緋漢乾祐
中守貞鎭蒲津陰懷異志修己屢以禍福諭之不聽遂辭
疾歸鄉里明年守貞果叛幕吏多伏誅獨修己得免朝廷
知其能召爲翰林天文周祖鎭鄴奏參軍謀會隱帝誅楊
邠史弘肇等且將害周祖修己知天命所在密謂周祖曰
釁發蕭牆禍難斯作公擁全師臨巨屏臣節方立忠誠見
疑今幼主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

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遂決渡河之計即位以爲殿中省尚食奉御賜金紫改鴻臚少卿遷司天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户部尚書嘗遣副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以御衣金帶戰馬器幣賜吳越錢俶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上章告老優詔不許建隆三年卒年七十一

王處訥河南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舍煑洛河石如麪令處訥食之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滿中剖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胸猶覺痛因

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晉末之亂避地太原漢祖
時領節制辟置幕府即位擢爲司天夏官正出補許田令
召爲國子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嘗與處訥同事漢
祖雅相厚善及自鄴舉兵入汴遽命訪求處訥得之甚喜
因問以劉氏祚短事對曰人君未得位嘗務寛大既得位
即思復讎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歷數推之其載祀猶求
第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報讎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
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太息適發兵圍漢大臣蘇逢吉
劉銖等家待旦將行㚢戮遽命止之逢吉已自殺止誅劉
銖餘悉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世宗以舊曆差舛俾處

訥詳定曆成未上會樞密使王朴作欽天曆以獻頗為精
密處訥私謂朴曰此曆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因指以示朴
朴深然之至建隆二年以欽天曆謬誤詔處訥別造新曆
經三年而成為六卷太祖自製序命為應天曆處訥又以
漏刻無準重定水秤及候中星分五鼓時刻俄遷少府少
監太平興國初改司農少卿並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曆
二十卷拜司天監歲餘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開寶中補司天曆算端拱初改監丞累遷
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監事東封隨
經度制置使詣祠所禮畢授權知司天少監祠汾陰真拜

少監奉詔於後苑續陰陽事十卷上之眞宗爲製序賜名靈臺秘要及作詩紀之初上所修儀天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二年後必差又熒惑度數稍謬後果驗熙元頗伏其精一上常對宰相言及曆筭事曰曆象陰陽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爲功且言昭益能專其業人鮮及也王清昭應宮成以祇事之勤授司天監坐擇日差謬降爲少監以目疾改將作監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訓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術仕周爲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顯德末從太祖北征訓視日上復有一日久相摩盪指謂楚昭輔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太祖爲六師

推戴訓皆預白其事既受禪擢爲翰林天文尋加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年七十餘卒子守信
守信少習父業補司天曆筭尋授江安縣主簿改司天臺
主簿知筭造太平興國中以應天曆小差詔與冬官正吳
昭素主簿劉內眞造新曆及成太宗命衛尉少卿元象宗
與明律曆者同校定賜號乾元曆頗爲精密皆優賜束帛
雍熙中遷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馬判司天監淳化二
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爲一歲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
人世察善惡太歲日爲歲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
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又春戊寅夏

甲午秋戊申冬甲子爲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可以斷
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未幾轉殿中丞權少監事立本品之
下俄賜金紫至道二年上以梁雍宿兵彌歲凶歉心憂之
令宰相召守信問以天道咎證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
象及推驗太一經歷宮分其荆楚吳越交廣並皆安寧自
來五緯陵犯彗星見及水神太一臨井鬼之間屬秦雍分
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災水神太一來歲入燕分歲在房心
正當京都之地自茲朝野有慶詔付史館明年眞授少監
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子舜卿爲國子博士
馬韶趙州平棘人習天文三式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

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
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
玄恐甚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韶故以
相告德玄惶駭止韶一室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
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韶以
赦獲免踰月起家爲司天監主簿太平興國二年擢太僕
寺丞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歷太子中允祕書丞出爲平恩
令歸朝復守舊任與楚芝蘭同判司天監事就遷太常博
士淳化五年坐事出爲博興令移長山令秩滿歸鄉里卒
於家

楚芝蘭汝州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技詣闕自薦得録爲學生以占候有據擢爲翰林天文授樂源縣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爲五福太一建宮萬乘可以親謁有司便於祗事何爲遠趨江外以蘇臺爲吳分乎輿論不能奪遂從其議仍令同定本宮四時祭祀儀及醮法宮成特遷尚書工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淳化初與馬韶同判監俱坐事芝蘭出爲遂平令卒年六十録其子繼芳

為城父縣主簿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善察眡辰象補司天監生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詔給用度俾顯符規度擇匠鑄之至道元年渾儀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顯符雜綵五十匹顯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伏羲氏立渾儀測北極高下量日影短長定南北東西觀星間廣狹帝堯即位羲氏和氏立渾儀定曆象日月星辰欽授民時使知緩急降及虞舜則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通占又云撫渾儀觀天道萬象不足以為多是知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元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預知差忒或鑄以銅
或飾以玉置之內庭遣日官近臣同窺測焉自伏羲甲寅
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歲積三千八百九十七年
五帝之後訖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奥者近十餘朝考
而論之臻至妙者不過四五自餘徒誇重於一日不深圖
於久要致使天象無準曆筭漸差占候不同盈虛難定陛
下講求廢墜爰造渾儀漏刻星躔曉然易辨若人目窺於
下則銅管運於上七曜之進退盈縮衆星之次舍遠近占
逆順明吉凶然後修福俾順其度省事以退其災悉由斯
器驗之昔漢洛下閎修渾儀測太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

重製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貞觀初淳風又言前代渾儀
得失之差因令銅鑄七年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俾侍臣
占驗既在宮掖人莫得見後失其處所玄宗命沙門一行
修大衍曆蓋以渾儀為證又有梁令瓚造渾儀木式一行
謂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銅鑄今文德殿鼓樓下有古本
銅渾儀一制極踈略不可施用且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
考真偽筭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渾儀之成則司天
歲上細行曆益可致其詳密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
顯符專測驗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大中祥符
三年詔顯符擇監官或子孫可以授渾儀法者顯符言長

子監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章正承規見知筭造又主簿杜貽範保章正楊惟德皆可傳其學詔顯符與貽範等參驗之顯符後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卒年七十四又詔監丞丁文泰嗣其事焉

史序字正倫京兆人善推步曆筭太平興國中補司天學生太宗親較試擢爲主簿稍遷監丞賜緋魚隷翰林天文院雍熈二年廷試中選者二十六人而序爲之首命知筭造又知監事淳化三年司天鄭昭宴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今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東火在中金最

西漸北行去火尺餘此國家欽崇天道聖德所感也序後累遷夏官正河西環慶二路隨軍轉運太子洗馬修儀天曆上之又嘗纂天文曆書為十二卷以獻改殿中丞賜金紫俄權監事景德二年遷權知少監大中祥符初即眞三年卒年七十六序愼密勤職在監三十年未嘗有過衆頗稱之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弘文館校書郎中和中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三遷司農少卿傑精於曆筭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

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之惟嶺南可以避地
乃遣其弟鼎求爲封州録事參軍傑天復中亦棄官携家
南適嶺表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
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曆事僭僞乃謝病不出龔襲位彊
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
之復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
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甚厚龔以梁貞明三年僭號至
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五年葢傑舉成數以避害爾大有
中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
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而卒即克明之父也克明精於數

術凡律曆天官五行讖緯及三式風雲龜筮之書靡不究其指要開寶中授司天六壬改臺主簿轉監丞五遷春官正克明頗修詞藻喜藏書景德初嘗獻所著文十編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氐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爲兵凶之兆克明時使嶺表及還亟請對言臣按天文録判州占其星名曰周伯其色黄其光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是德星也臣在塗聞中外之人頗惑其事願許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嘉之即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判監事屬修兩朝國史其天文律曆事命克明參之大中祥符九年坐本監擇日差互

例降爲洗馬天禧元年夏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
太白犯靈臺掌曆者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熒
惑又犯之吾其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克明久
居司天之職頗勤慎凡奏對必據經盡言及卒上頗悼惜
遣内侍諭其壻直龍圖閣馮元令主喪事賜賻甚厚初諸
僭國皆有纂録獨嶺南闕焉惟胡賓王胡元興二家纂述
皆不之備克明訪耆舊采碑誌𦙍孳著撰裁十數卷書未
成而卒

劉翰滄州臨津人世習醫業初攝護國軍節度巡官周顯
德初詣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今體治世集二

十卷世宗嘉之命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再加衛尉寺主簿太祖北征命翰從行建隆初加朝散大夫鴻臚寺丞時太祖求治事皆覈實故方技之士必精練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爲優絀其業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後又詔諸州訪醫術優長者籍其名仍量賜裝錢所在廚傳給食遣詣闕開寶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與馬志視之及愈轉尚藥奉御賜銀器緡錢鞍勒馬嘗被詔詳定唐本草翰與道士馬志醫官翟煦張素吳復珪王光祐陳昭遇同議凡神農本經三百六十種名醫錄一百八十二種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種有名無用一百九十

四種翰等又參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種旣成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昉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詳覆畢上之昉等序之曰三墳之書農預其一百藥旣辨本草序其録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别録互爲編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别録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爲之注釋列爲七卷南國行焉逮乎有唐别加參校增藥餘八百味添注爲二十卷本經漏功則補之陶氏誤説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祀又踰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非聖主撫大同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誤刋爲定

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兎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兎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名胡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鑛亦木也自玉石品而改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橘柚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鹽生薑乾薑同歸一類至於鷄腸蘩蔞陸英蒴藋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窮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舊說灰類今是木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下採衆議定為印板乃以白字為神農所說墨字為名

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謬誤
而辨之者署爲今注考文意而述之者又爲今按義既判
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録二十
一卷廣頒天下傳而行焉翰後加檢校工部員外郎太平
興國四年命爲翰林醫官使再加檢校戶部郎中雍熙二
年滑州劉遇疾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瘳既而即死
坐責授和州團練副使端拱初起爲尚藥奉御淳化元年
復爲醫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懷隱宋州睢陽人初爲道士住京城建隆觀善醫診太
宗尹京懷隱以湯劑祗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爲尚藥

奉御三遷至翰林醫官使三年吳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
被疾詔懷隱視之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醫術藏名
方千餘首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院各具家傳經
驗方以獻又萬餘首命懷隱與副使王祐鄭奇醫官陳昭
遇參對編類每部以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
而方藥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
仍令鏤板頒行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掌之懷隱後數年
卒昭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初為醫官領温水主簿後
加光禄寺丞賜金紫
趙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常為景州刺史後舉家陷契

丹父知嵓脫身南歸寓居洛陽習經方名藥之術又以授
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偕來京師悉以醫術稱知嵓卒
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會秦國長公主疾有薦自化診
候者疾愈表爲醫學再加尚藥奉御淳化五年授醫官副
使時召陳州隱士萬適至館于自化家會以適補慎縣主
簿適素彊力無疾詔下日自化怪其色變爲切脉曰君將
死矣不數日適果卒至道中有布衣鄭元輔者嘗依自化
之姻吏部令史張崇敏家元輔時從自化丐索無所得心
銜之乃詣檢上書告自化漏泄禁中語及指斥非所宜言
等事太宗初甚駭命王繼恩就御史府鞫之皆無狀斬元

輔於都市自化坐交遊非類黜爲郢州團練副使未幾復舊職咸平三年加正使景德初雍王元份洎晉國長公主並上言自化藥餌有功請加使秩領遥郡上以自化居太醫之長不當復爲請求令樞密院召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診治無狀降爲副使二年復舊官是冬卒年五十七遺表以所撰四時養頤録爲獻眞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爲製序自化頗喜爲篇什其貶郢州也有漢沔詩集五卷宋白李若拙爲之序又嘗纘自古以方技至貴仕者爲名醫顯秩傳三卷

馮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爲業太平興國中詣都自陳召

試補醫學加樂源縣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監主簿逾年轉
醫官加少府監丞嘗隸并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
疾文智診療獲愈御卿表薦之賜緋加光禄寺丞咸平三
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醫既愈加尚藥奉御賜金紫六
年直翰林醫官院東封轉醫官副使祀汾陰又加檢校主
客員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自建隆以來近臣皇
親諸大校有疾必遣内侍挾醫療視羣臣中有特被眷遇
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遷秩賜服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官
醫學隨行三年一代出師及使境外貢院鎖宿皆令醫官
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祇候療視將士暑月即令醫官

合藥與内侍分詣城門寺院散給軍民上每便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即令醫官處療咸平中有軍士嘗中流矢自頰貫耳衆醫不能取醫官閻文顯以藥傅之信宿而鏃出上嘉其能命賜緋又有醫學劉贇亦善此術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晸從太祖征晉陽弩矢貫左髀鏃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贇視晸贇傅以藥出之步履如故晸請見自陳感激願得死所又極稱贇之妙特賜贇白金遷醫官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巴求出

家習方技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
袍號廣利大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方洪蘊録古方數十
以獻眞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
座累轉左街副僧録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
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
年卒年六十八又有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遊京
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
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復歸山而卒
蘇澄隱字棲眞眞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
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道致

書諭旨歷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爾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

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

年僅百歲而卒

丁少微亳州眞源人爲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爲精至嘗隱華山潼谷密邇陳摶所居與摶齊名少微志尚清潔摶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始卜居山上起壇場淨室通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爲獻留數月遣還山七年冬卒

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爲業本名王九始

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爲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鬢髮班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嘗爲元道歌言修練之要知州王洞表其事太宗召赴闕親問之賜道士服改名自然賚錢三十萬月餘遣還住青華觀後因病飲食如故大中祥符二年詔曰如聞自然頗精修養之術委發轉使楊覃訪其行迹命内侍武永全召至闕下屢得對

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毋老求還侍養許之大中祥符中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七年賜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又有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常牧牛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絶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與人間無異抱一駭而不測會巡檢使過其下聞樂聲疑羣盜歡聚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以下之具言其故凡經夕若俄頃自是不喜熟食凡火化者未甞歷口茹甘菊栢葉

果實并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遂不親農事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丱角詔賜名度爲道士自是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與人言多養生事焉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史四百六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方技下

賀蘭棲眞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寒、

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鄽閭能啖肉至數斤始居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景德二年詔曰師棲身巖壑抗志煙霞觀心衆妙之門脫屣浮雲之外朕奉希夷而爲教法清靜以臨民思得有道之人訪以無爲之理久懷上士欲覿眞風爰命使車往申禮聘師其暫別林谷來儀闕庭必副招延無憚登涉今遣入内内品李懷贇召師赴闕既至眞宗作二韻詩賜之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金茶帛香藥特蠲觀之田租度其侍者未幾求還舊居大中祥符三年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柴通玄字又玄陜州閿鄉人爲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
善辟穀長嘯唯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召至闕下
懇求歸本觀眞宗即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修
身愼行爲説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以無爲之要所居
觀即唐軒遊宫有明皇詩石及所書道德經二碑上作二
韻詩賜之幷賚以茶藥束帛詔爲修道院蠲其田租度弟
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
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爲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
之要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時又召河中
草澤劉巽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巽年七十餘以

經傳講授躬耕自給授大理評事致仕賜綠袍笏銀帶隱以經術爲業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修習頗驗居華山王刁巖踰二十年冬夏常衣皮裘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常以藥施人人以金帛爲報輒拒之景德中萬安太后不豫驛召寧赴闕未至而后崩大中祥符四年賜號正晦先生上並作詩爲賜加以茶藥繒帛獨隱辭賜物不受

甄棲眞字道淵單州單父人博涉經傳長於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歎曰勞神敝精以追虛名無益也遂棄其業讀道家書以自樂初訪道於牢山華蓋先生久之出遊京師因入建隆觀爲道士周歷四方以藥術濟人不取其報

祥符中寓居晉州性和靜無所好惡晉人愛之以爲紫極宮主年七十有五遇人或以爲許元陽語之曰汝風神秀異有如李筌雖老矣尚可仙也因授鍊形養元之訣且曰得道如反掌第行之惟艱汝勉之棲眞行之二三年漸反童顔攀高躡危輕若飛舉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即宮西北隅自甃殯室室成不食一月與平居所知叙別以十二月二日衣紙衣卧磚塌卒人未之奇也及歲久形如生衆始驚傳以爲尸解棲眞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者以詩往還論養生祕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傳

楚衍開封胙城人少通四聲字母里人柳曜師事衍里中以先生目之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諸筭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陰陽星曆之數閒語休咎無不中自陳試宣明曆補司天監學生遷保章正天聖初造新曆衆推衍明曆數授靈臺郎與掌曆官宋行古等九人製崇天曆進司天監丞入隸翰林天文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曆十二卷久之與周琮同管勾司天監卒無子有女亦善筭術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璲初璲誦經勤苦志言忽造璲跪前願爲弟子璲見其

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爲狂遯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款門指名取供溫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來獻舟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壯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内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言不顧迫之得潤州字未

錢守節甍贈丹陽郡王見寺童義懷撫其背曰德山臨濟
懷旣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爲學者所宗其前知多類此普
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
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鱠者弁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
羣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絙引船而濟客至都下
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眞引舟者也與曹
州士趙棠善後棠棄官隱居番禺人傳棠與言數以偈頌
相寄萬里間輒數日而達棠死亦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
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
宗遣內侍以眞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厚

者禮之見額上熒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真定構木為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絶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為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洨河鑿石為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欹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絶梁牽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為權衡狀鈎牛徐去

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壽以聞賜紫衣尋卒
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補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不豫
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
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為不可諸黄門祈以
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醫官賜
緋衣銀魚及器幣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
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
以所得金興扁鵲廟帝為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其後
廟益完學醫者歸趨之因立太醫局于其旁希至殿中省
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録其子宗道至内

龎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輙記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黄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甞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盖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盖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

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温於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爲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辟邸舍居之親視飦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産

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第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錢乙字仲陽本吳越王俶支屬祖從北遷遂爲鄆州人父頴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長誨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歲遂迎父以歸時已三十年矣鄉人感慨賦詩詠之其事呂如事父呂沒無嗣爲收葬行服乙始以顱顖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授翰林醫學皇子病瘈瘲乙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問黃土所以愈疾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帝悅擢太醫丞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無虛日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驚人後三日

過午可無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發癇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問其故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所用時當更也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剛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熱脾且傷柰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之石膏湯王不信謝去信宿寖劇竟如言而效士病欬面青而光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強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今尚能粥當過期居五日而絕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婦因悸

而病旣瘉目張不得瞑乙曰煑郁李酒飲之使醉卽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驗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後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者死吾其已夫旣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左手足忽攣不能用喜曰可矣所親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風骨悍堅如全人以病免歸不復出乙爲方不名一師於書無不闚不靳靳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尤邃本草諸書辨正闕誤或得異藥問之必爲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別之詳退而考之皆

合末年攣痺寖劇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遂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脉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

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以書欵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為右街首坐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隷太史局徽宗為端王嘗退朝天信密遮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親暱不數年至樞密都承旨節度觀察留後其子中復為閤門通事舍人許陪進士徑試大廷擢秘書省校書郎未幾天信覺已甚乞還武爵又從之政和初拜定武軍節度使祐神觀使頗與聞外朝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帝甚懼言之不已京由是黜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往往稱於内朝商英亦欲借左右游談之助陰

與相結使僧德洪輩道達語言商英勸帝節儉稍裁抑僧寺帝始敬畏之而近侍積不樂間言浸潤眷日衰京黨因是告商英與天信漏泄禁中語言天信先發端窺伺上旨動息必報乃從外庭決之無不如志商英遂罷御史中丞張克公復論之詔貶天信昭化軍節度副使單州安置命宋康年守單幾其起居再貶行軍司馬竄新州又徙康年使廣東天信至數月死京巳再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必實令康年選吏發棺驗視焉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

玉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
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崇寧初猶在朝廷方恊考
鐘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夏禹聲為律身為度之說
謂人主稟賦與衆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鐘之
律而中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
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
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
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
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於是請
先鑄九鼎次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鼎成

賜號沖顯處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頒其樂書天下而京之客劉昺主樂事論太少之說爲非將議改作旣而以樂成久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津密爲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古說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死京遂召宗堯爲典樂復欲有所建而爲田爲所奪語在樂志後卽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爲嘉晟侯有馬貢者出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魏劉任田異論時俛違其間

無所質正權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議者咎當時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賂謝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也予之丹服之而狂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政和三年太僕卿王亶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啓讀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卒應者十八九故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嘗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

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鑑下思所以徹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行出就居病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

初王黼未達時父為臨泉令問黼名位所至即書太平宰相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游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黄門持紙求仔昔畫曰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黄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

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宫獻議九鼎神霄不可藏於外乃於禁中建圓象徽調閣以貯之仔昔資倨傲又少戇帝常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又欲群道士皆宗己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宫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録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

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旣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已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黼為文華吏盛章王革為園苑寶華吏鄭居中童貫及諸巨閹皆為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筭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浸浸造為青華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劒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世惑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實無所能解惟稍識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祕籙朝士之

嗜進者亦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輙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
會帝設幄其側而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
無殊異時時雜捷給嘲詼以資媟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
萬人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
擬待制修撰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
稱冠服靈素益尊重升溫州為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
生金門羽客沖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
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為怪神後忌其相軋
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
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靈素

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幾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瘉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

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啟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
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嘗相
道中女必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紹興
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母乏乳餌以粥遂得脾胃疾長益
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求其法刻意處
藥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淮入蘇湖鍼灸尤精診脉有難
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藥病雖數證或用一藥以
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亦有不予藥者期以某日自安
有以為非藥之過過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

大夫皆自岳與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
步履如初胡秉妻病內祕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
家方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硫
圓礞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安道
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
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蘇病傷寒垂死克
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谷適為先排使待克
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
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
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

上其功克明力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
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
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
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菽衣道人姓何氏淮陽軍朐山人祖執禮仕至朝議大夫
道人避亂渡江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一日自外
歸倏若狂者身衣白襴畫匃食于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
益敝以菽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
賤問休咎罔不奇中會有瘵者乞醫命持一草去旬日而
愈衆翕然傳菽草可以愈疾求而不得者或遂不起由是

遠近異之孝宗一夕夢淡衣人跣哭來弔者訊之曰蘇人也詰其故不肯言帝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薨帝哀泣內侍進前勉釋并道前夢帝迺矍然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位虛且久乃焚香默言何誠能仙顧必知朕意遂遣中官致贄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遂賜號通神先生為築庵觀中賜衣數襲皆不受好事者强邀入庵大笑而出復於故處衆日以珍饌餉之每食于通衢逮飽即去帝歲命內侍即其居設千道齋合雲水之士施予優普一歲偶踰期衆咸訝

而請道人亟起于卧提手瞬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平望衆益服其神光宗即位召之又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臨安富陽人生七歲病瞽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其法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測度萬物始終盛衰之理凡問者一語頃輒知休咎守榮既悟異人授以鐵笛遂去不復見守榮因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然其術率驗寶慶間遊呉興聞譙樓皷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土人當有典郡者見王元春即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元春初不之信越兩月潘丙作亂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

自是富春子之名大顯貴人爭延致之淮南帥李曾伯薦諸朝既至謁丞相史嵩之閽者以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園池何得云爾閽者驚異入白丞相丞相一見頗喜之自是數出入相府一日庭鵲噪令占之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玉柱斧為貢嵩之又嘗得李全檄藏袖中詢其事守榮曰此李全詐假布囊二十萬爾剥封果如其說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荅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有贏縮宋禄其殆終〻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他罪貶死遠郡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一

列傳卷二百二十二　宋史四百六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勅修

外戚上

杜審琦 弟審瓊 審肇 審進 從子彥圭 彥鈞 孫守元 曾孫惟序

賀令圖 楊重進附　王繼勳　劉知信 子承宗

劉文裕　劉美 子從德 從廣 孫永年 馬季良附

郭崇仁　楊景宗　符惟忠

柴宗慶　張堯佐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祿不畀事權

然而一失其馭猶有肺附之變焉宋法待外戚厚其
間有文武才諝皆擢而用之怙勢犯法繩以重刑亦
不必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
政之患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閑其過歟抑
母后之賢自有以制其戚里歟作外戚傳
杜審琦定州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
人審琦最長其次審玉次審瓊次審肇次審進世居
常山以積善聞審琦仕後唐為義軍指揮使天成二
年卒年三十五審玉前一年卒年二十二太祖開國
贈審琦左神武軍大將軍以其子彥超為西京作坊

使彥超卒贈左領軍衛大將軍
審瓊建隆初授檢校國子祭酒二年拜左領軍衛將
軍三年與其弟審肇審進皆召赴闕審瓊改左龍武
軍大將軍遷右衛大將軍乾德初領富州刺史三年
以本官權判右金吾街仗事四年春步軍帥王繼勳
坐事詔審瓊兼點檢侍衛步軍司事是秋卒年七十
太祖為廢朝三日發哀成服贈太保寧國軍節度使
謚恭僖審瓊性醇質在公畏慎宿衛勤謹徼巡京邑
里閈清肅人皆稱之景德三年春加贈審瓊太傅妻
吳氏陳留郡太夫人是秋改葬陪陵又贈審瓊太師

中書令子彥圭

審肇建隆三年起家授左武衞上將軍檢校左僕射致仕賜第於京師乾德初領維州刺史開寶二年改左衞上將軍仍致仕三年起爲右驍衞上將軍俄出知澶州太祖以審肇未嘗歷郡務乃命司封郎中姚恕通判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東滙于鄆濮數郡民田罹水害太祖怒其不即時上言遣使案鞫遂論恕棄市審肇免官歸私第俄復舊官令致仕特以濰州刺史月奉優給之七年卒年七十二太祖廢朝二日素服發哀贈太保昭信軍節度謚溫肅遣中使

護喪事景德三年加贈太傅妻劉氏東海郡太夫人

子彥遵至南作坊使

審進建隆三年起家授右神武大將軍改右羽林大將軍乾德元年領賀州刺史二年知陝州三年就改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五年加本軍節度太祖郊祀西洛審進來朝須賚甚厚太宗嗣位加檢校太傅太平興國二年會許昌裔刺虢州擢拾使州闕失事上許詔右拾遺李幹韜之幹因上言請支郡不復隷藩鎮皆得專達從之三年秋以審進妻卒廢朝十一月郊禮畢加檢校太尉四年上親征河東審進與嵐州

三百九十七字

團練使周承晉德州刺史孫方進成州刺史慕容福起皆上言願率所部擊太原上以審進耆年不許五年來朝是歲契丹寇邊出師捍禦上幸大名勞軍留審進警巡都邑肅然六年復歸陝親王宴餞供帳甚盛其年就加檢校太師九年夏上以審進年高不當煩以劇務授右衛上將軍奉給如故雍熙四年復授靜江軍節度端拱元年上親耕籍田審進預其禮恩賜彌渥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卒年七十九上趣駕臨喪哭之慟廢朝三日設次成服親王公主以下並詣其第舉哀贈中書令謚恭惠審進鎮陝二十餘年

勸農敦本民庶便之雖居位節制無驕矜之色人推其醇厚景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妻趙氏南陽郡太夫人後贈尚書令子彥鈞彥彬彥彬至禮賓副使而卒

彥圭起家六宅副使遷翰林使開寶五年領信州刺史六年改領饒州團練使俄加領本州防禦使從征太原與曹翰孫繼業攻城西面北征班師命彥圭與孟玄喆欒可瓊趙延進率兵屯中山坐市竹木矯制免筭責授洛苑使饒州刺史裁數日牽復餘年遷泌州觀察使出知定州雍熙中北伐命副米信為幽州

西北道行營都部署彥圭不容軍士餔食設陣不整
以致亡失坐左遷均州團練副使雍熙三年卒于貶
所年五十九贈歸義軍節度景德三年春加贈中書
令是秋又贈太師子守元
彥鈞起家補供奉官累遷崇儀使端拱初加莊宅使
領羅州刺史淳化四年特置昭宣使以彥鈞洎王延
德王繼恩為之未幾加領恩州防禦使西鄙用兵命
為永興軍駐泊鈐轄真宗嗣位改領潁州防禦使出
知河中府占謝使坐求解內使之職可之歷知邠慶
延鳳四州景德中為天雄軍副都部署車駕駐澶淵

為駕前東面貝冀路副都部署契丹騎兵攻月城彥
鈞率兵擊走之以勞優加封邑召還再任河中彥鈞
由戚里進保位而已會有言政事不舉者徙西京水
南北都廵檢使大中祥符五年復知莫州馬知節爲
潁州防禦使彥鈞換秦州九年拜寧州觀察使出爲
幷代副都部署天禧元年卒贈安化軍節度録其子
贇文為供奉官贇寧爲殿直孫宗壽爲三班奉職
守元開寶中補左班殿直得侍便殿帶御器械遷供
奉官莫州監軍契丹入邊與州將固守城壁出兵邀
擊獲生口羊馬以功加崇儀副使未幾改正使秩歷

如京洛死使至道三年領梧州刺史連為并代鎮定高陽關鈐轄大中祥符二年副趙稹使契丹復涖鎮定頃之屬疾詔遣其子殿直惟慶挾太醫乘驛診候既至而卒年五十八

惟序字舜功自三班奉職累遷知惠州莫州以供備庫使為梓夔路鈐轄徙懷慶路知邢州又權慶州會任福敗以騎兵數千繇懷安路破賊三砦斬首數百級獲牛馬千計以功領忠州刺史為涇原鈐轄敕巡警邊州久之改六宅使知雄州時契丹勤兵燕薊間遣使求割地未至而惟序購得其草先以聞徙知滄

州又徙定州再遷東上閤門使知涇州改四方館使知瀛州復知滄州入朝為祁州團練使出知恩州徙大名府路總管改乾州團練使卒

賀令圖開封陳留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為散指揮使太平興國初出為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雍熙三年從楊業北征死於陣令圖少謹愿隸太宗左右洎即位補供奉官改綾錦副使知莫州還崇儀使知雄州雍熙二年領平州刺史充幽州行營壕砦使以所部下固安新城兩縣克涿州會父戰死起家為六宅使領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先是令圖

握兵邊郡十餘年恃藩邸舊恩每歲入奏事多言邊塞利害及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舉既而師敗議者皆咎其貪功生事令圖輕而無謀契丹将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使諜紿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無路自拔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圖不虞其詐私遺以重錦十兩是年十二月于越率衆入寇大将劉廷讓與戰于君子館令圖為先鋒被圍數重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嘗為所紿意其來降而終獲大功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将至其帳數步外于越據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

令送死來邪𢇁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令圖而去令
圖與其父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陷焉令圖時年
三十九是役也武州防禦使髙陽關部署楊重進死
之
重進太原人少有膂力周祖鎮大名以隷帳下廣順
初補衛士宋初累遷至内殿直都虞候太平興國初
改龍衛軍都校領徐州刺史從征太原出為萊州刺
史隨曹彬北征為右廂排陣使改武州防禦使髙陽
關都部署會契丹兵至與之力戰遂没於陣年六十
五

王繼勳彰德節度饒之子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怪異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率無賴以后故為內殿供奉官都知溪州刺史建隆二年加領恩州團練使又改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領永州防禦使四年收復湖南改領彭州防禦使是秋將討西蜀命繼勳戒期將大閱繼勳素與大校馬仁瑀不協陰勸部下市白挺將以相圖太祖知之為出仁瑀密州俄還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領虎捷左右廂都虞侯權侍衛步軍司事繼勳所為多不法會新募兵千餘隸雄武將遣出征多無妻

室太祖謂繼勳曰此必有願為婚者不須備聘財但
酒炙可也繼勳不能諭上旨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為
之紛擾上聞大驚遣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
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乾德四年繼勳復為部曲
所訟詔中書鞫之解兵柄為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
勳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臠割奴婢為樂前後多被
害一日天雨墻壞群婢突出守國門訴寃上大駭命
中使就詰之盡得繼勳所為不法事詔削奪官爵勒
歸私第仍令甲士守之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監
門率府副率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

李俊寫

強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而棺其骨棄野外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即位人有訴者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驤乘傳往鞫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及為彊市子女者女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其後家寓西洛潁陽孫惟德不肖不能自立丐食以給真宗聞而憫之授惟德汝州司士參軍

劉知信字至誠邢州人父遷晉天福末鳳翔帳前軍使改滑州奉國軍校從驍將皇甫暉禦邊有功早卒母即昭憲太后之妹也乾德初封京兆郡太君六年進本郡太夫人開寶三年十月卒太祖廢朝發哀追封齊國太夫人陪葬安陵贈遷太保知信三歲而孤宣祖憐其敏慧建隆三年起家授供奉官丁內艱轉六宅副使開寶五年遷軍器庫使掌武德司六年領錦州刺史屬郊祀西洛為行宮使駐洛中又為西京武德皇城宮苑等使車駕出郊又充大內留守太宗即位進領本州團練使拜武德使從征河東又為行

宮使太平興國五年坐遣親信市竹木於秦隴矯制免所過筭緡入官多取其直左授軍器庫使領錦州刺史俄復為武德使會改武德為皇城司即為皇城使七年坐秦王廷美事改右衛將軍是秋出為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九年起為左衛將軍領營州刺史雍熙初改左神武軍將軍尋領檀州團練使護屯兵于鎮州會大舉北伐與六宅使符昭壽為押陣都監師還諸將失道知信獨整所部以歸俄知定州無兵馬鈐轄押大陣右偏一日宴犒將士契丹騎乘間至知信不介而出追之數十里斬獲甚衆以功就拜邕

州觀察使四年召入改并州路副都部署端拱中代
還知杭州淳化四年又知天雄軍府太宗崩充修奉
永熙陵部署咸平初拜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永
平軍府契丹犯邊復知天雄軍眞宗北巡充駕前副
都部署歷知河陽昇州景德元年車駕幸澶淵命為
東京都巡檢使復知定州二年以疾求還京至鎮州
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太尉天平軍節度知信以戚里
致貴尤被親任中外踐歷最為舊故雖無顯赫稱亦
以循謹聞于時子承宗承渥
承宗幼善射兼習書數以蔭補殿直寄班祗候咸平

初轉供奉官鎮定高陽關三路承受公事還掌軍器
庫會真宗臨幸見其整肅面授閤門祗候知信卒轉
內殿崇班未幾為河北緣邊安撫都監大中祥符初
就加內殿承制歷如京文思二副使徙河東緣邊安
撫又知保州俄拜東染院使知定州副薛瑛使契丹
使還[illegible]歸本任又兼鎮定路兵馬鈐轄俄改宮苑使
知雄州河北緣邊安撫使在郡有治迹詔書嘉奬召
歸時靈昌決河初塞擇守臣以承宗為皇城使知滑
州未幾復代還會西邊言吐蕃唃廝囉作文法頗為
邊患命副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為鄜延邠寧環慶

涇原儀渭秦州路巡撫使詔令堯咨等所至軍州犒
官吏將校諮訪民間利害郡官使臣能否功過以聞
或有陳訴屈抑經轉運提點司區斷不當即按鞫詰
實杖以下依法區理徒以上驛聞仍取繫囚躬親録
問催促論決既行就命堯咨知秦州承宗為西上閤
門使充鈐轄乾興初進東上閤門使徙鄜延都鈐轄
而卒中使護柩至京師賜以葬地承渥蔭補殿直累
任使喜為條奏至供奉官閤門祇候承宗子永釗右
侍禁閤門祇候
劉文裕字以寧保州保塞人祖正晉幽州營田使兼

李俊寫

平州刺史父審琦武寧關使簡穆皇后即文裕祖姑也審琦三子長文遠建隆中為供奉官與并人戰萬善而沒次即文裕開寶四年起家補殿直八年權管雲騎員僚直預討江南中弩矢神色自若太宗在藩邸多得親接太平興國二年擢為內弓箭庫副使特封其母張氏清河縣太君出為秦隴巡檢有李飛雄者太保致仕鏻之孫秦州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為其家所容常往來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游處縱酒蒲博為務以其父故盡知秦州倉庫所積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又有妻父張季英為鳳翔盩

巡尉飛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李英馬詐為使者夜
抵廐置呼卒索馬卒秉炬出迎飛雄以私市馬纓示
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卒乘一馬前導以巡邊為
名因矯詔率巡驛殺直姚承遂至隴州率監軍供奉
官王守定至吳山縣率縣尉盧贊皆從行先是秦州
內屬羌人為寇朝廷遣周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贇
韋韜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
縛之承瑨等見姚承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
號泣求詔書飛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輩逗撓不
用命今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

見先是上即位分命親信於諸道廉官吏善惡密以
聞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誣奏軍吏謀反詔
即誅之故飛雄引以為言將械承瑨等詣秦州戮之
因據城叛遂驅承瑨等行初飛雄詐宣制時自言我
上南府時親吏文裕因哀告飛雄曰我亦嘗依晉邸
使者豈不營救之乎飛雄低語謂文裕曰爾能與我同
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偽許之飛雄即命左右釋文裕
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佯墜馬若卒中風
眩狀飛雄共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與
文裕共擒之飛雄尚呼云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送

秦州獄鞫得實飛雄承遂守定贅坐要斬夷飛雄家
捕先與飛雄善者何大舉等數輩悉棄市廐置卒亦
夷其族因下詔中外臣庶之家子弟或有乖檢甚為
鄉黨所知雖加戒勗曾不悛改者並許本家尊長具
名聞州縣遣吏錮送闕下當配隸諸處敢有藏匿不
以名聞者異時醜狀彰露期功以上悉以其罪罪之
文裕後遷軍器庫使四年車駕征太原命文裕與通
事舍人王侁分兵控石嶺關六年領儒州刺史明年
為高陽關都監會契丹萬餘騎入文裕與大將崔彥
進擊卻之雍熙初徙屯三交加領順州團練使會李

繼遷率析遇也寇邊初詔田仁朗與王侁等討之仁朗坐逗遛命文裕代仁朗繼遷等遁去從潘美北征坐陷失驍將楊業削籍配隸登州事具業傳歲餘上知業之陷由王侁召文裕還俄起為右領軍衛大將軍領端州團練使封其母清河郡太夫人賜翠冠霞帔授其弟文質殿直踰月文裕遷容州觀察使出為鎮州兵馬部署端拱元年卒於屯所年四十五上甚悼惜贈寧遠軍節度命中使護喪歸葬京師弟文質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文質至內園使連州刺史

劉美字世濟并州人四世祖質絳州刺史曾祖維嶽

不仕祖延慶右驍衛將軍父通宋初掌禁旅從潘美
征廣南又累戰北面積勞至虎捷都指揮使領嘉州
刺史太平興國中扈蹕太原卒于師贈潁州防禦使
長女為真宗德妃加贈定國軍節度兼侍中大中祥
符五年德妃正位中宮又贈維嶽忠正軍節度檢校
太傅延慶彰德軍節度檢校太尉通永興軍節度兼
中書令追封曾祖母宋氏吳國太夫人祖母河南縣
君元氏許國太夫人母龐氏徐國太夫人初通之卒
窆京城西天禧二年詔贈太師尚書令謚武懿七月
遣昇王府諮議參軍張士遜具鹵簿鼓吹改葬于祥

李俊寫

符鄧公原皇后親臨奠真宗御製祭文置靈坐右美即后之兄也初事真宗于藩邸以謹力被親信即位補三班奉職再遷右侍禁咸平中傳潛失律流房州擇美監軍及從潛潁州又為自京至陳潁巡檢石保吉在陳州大治廨舍修城壁不以聞僮奴輩假威擾民會有言者遣美廉其狀美曰保吉世受國恩擁高貲列藩閫營繕過度拙於檢下誠或有之自餘保無他患上意乃解歸朝充閤門祗候大中祥符二年護屯兵于漢州歷遷供奉官從嘉州士卒有病皆給醫藥親察視撫循之召還改內殿崇班提點在京倉場

東西八作司以舉職聞遷洛苑副使八年預修大内
以勞改南作坊使同勾當皇城司天禧初遷洛苑使
領勤州刺史與周懷政聯職懷政姦恣美未嘗阿附
懷政左右有過必痛繩之親從卒偵邏者多不時更
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焉上屢欲委之兵柄以皇后
懇讓故中輟者數四三年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領昭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五年加武勝軍
節度觀察留後卒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太尉昭德軍
節度録其子從德供備庫使從廣内殿崇班旁親遷
補者數人追封美亡妻宋氏河内郡夫人仁宗嗣位

尊皇后為皇太后贈維嶽鎮寧軍節度兼侍中延慶
建雄軍節度兼中書令通彭城郡王曾祖母宋氏陳
國太夫人祖母元氏衛國太夫人母龎氏鄭國太夫
人美亦贈侍中天聖二年郊祀加贈維嶽彰信軍節
度兼中書令延慶鎮安軍節度兼中書令通鄭王宋
氏楚國太夫人元氏韓國太夫人龎氏魏國太夫人
五年再郊又贈維嶽天平軍節度中書令兼尚書令
延慶彰化軍節度許國公通開府儀同三司魏王宋
氏安國太夫人元氏齊國太夫人龎氏晉國太夫人
從德和州刺史從廣内殿承制有龔知進者即通之

友壻也亦贈衛尉卿其妻追封南安郡君從德子復
本父美卒年十四自殿直遷至供備庫副使弟從廣
是歲始生亦補西頭供奉官遷内殿崇班太后臨朝
從德以崇儀使眞拜恩州刺史改和州又遷蔡州團
練使出知衛州改恩州兵馬都總管知相州從德齒
少無才能特以外家故恩寵無比其在衛州縣吏李
熙輔者善事從德乃薦其才於朝太后喜見能薦士
知所以為政矣即日擢熙輔京官從事鄭驤因緣從
德亦擢美官從德妻嘉州王蒙正女也蒙正家豪右
以厚賂結納至郎官為郡守既而從德病召還道卒

李俊寫

年二十四贈保寧軍節度使封滎國公謚康懷太后悲憐之尤甚録内外姻戚門人及僮隸數十人從德姊壻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母越國夫人錢氏兄惟演子集賢校理曖及蒙正皆遷二官尚書屯田員外郎戴融管佐從德衛州以為三司度支判官御史曹修古楊偕郭勸推直官段少連上疏論之皆坐貶子

永年

從廣字景元少出入禁中侍仁宗左右太后愛之如家人子太后崩真拜崇州團練使娶荊王元儼女為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趙元昊反從廣自言待罪行

間不能扞患疆埸坐耗縣官廩上所給公使錢帝嘉
納之為群牧都監改副使從廣自為防禦使十年不
遷特拜宣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請補外自效以
知洺州漳水溢從廣穿隋故渠以殺水勢洺人便之
徙邢州籍鄉軍之罷老者聽引子弟自代著為令召
還復領三班院出知襄州徙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卒贈昭慶軍節度使謚良惠從廣性謹飭然喜
交士大夫時頗稱之

永年字君錫生四歲授內殿崇班許出入兩宮仁宗
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誤投金杯瑶津亭

下戲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奇童子也常置内中年十二始聽出外累遷廉州團練使為陝州都監郭邈山等為盜永年密遣壯士夜渡河殺其凶桀二十餘人衆遂散遷鈐轄代還召見問破賊狀擢幹辦皇城司改單州團練使永興軍路總管契丹遣使來請帝繪像選副張昇報使契丹以未得志夜取巨石塞驛門衆皆恐永年素有力手擲棄之契丹驚以為神出知涇州帝賜詩寵之郡兵歲以香藥為折支三司不時輦致振武卒素驕突入通判聽事請以他物代給讙譁語不遜永年召

至庭下數其罪斬為首二人餘不敢動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凡三除防禦使皆為言者所論而寢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遏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檄捕縱火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帝嘗問禦戎策對合旨書忠孝字以賜英宗立遷沂州防禦使復知代州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總管王師征安南永年請先士卒度富良江取賊以獻不許遷邕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崇信軍節度使謚曰莊恪

馬季良字元之開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劉美女初補越州上虞尉改秘書省校書郎知明州鄞縣入為刑部詳覆官太后臨朝遷光禄寺丞頃之擢秘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再遷太子中允判三司度支勾院以太常丞直史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擢龍圖閣待制三丞充近職非故事也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直學士同知審官院劉從德卒遺表季良遷二官辭不就而請以其子直方為館閣讀書會江南旱出為安撫使再遷兵部郎中太后崩換濠州防禦使赴本州御史中丞范諷言季良徼倖得官降屯衛將

軍滁州安置開封府劾奏李良冒立券庇占富民劉守謙免戶役詔許李良自陳以地給還歲餘徙壽州致仕還京師卒李良因緣以進無他行能在禮院嘗建言攝祠事官致齋三日無供帳飲食非所以重祠事也自是翰林儀鸞司供帳大官給食於祠所云

郭崇仁字永年守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淳化四年補左班殿直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契丹入寇齎密詔諭河北諸將還奏稱旨累遷崇儀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章穆崩特除莊宅使康州刺史再遷宮苑使昭州團練使丁母憂起復雲麾將軍拜解州團練

使改蔡州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以疾落軍職改磁州防禦使卒贈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其為解州團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相衛二州皆辭不行蓋性慎靜不樂外官也

楊景宗字正臣章惠皇太后從父弟少蒲博無賴客京師以罪黥隸致遠務章惠入宮為美人奏補茶酒班殿侍累遷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坐事降左侍禁郢州兵馬都監未久復官累遷東染院副使章惠為太后進崇儀使領連州刺史揚州兵馬鈐轄未幾授

秦州刺史徙滑州鈐轄遷舒州團練使為兵馬總管
章惠崩遷成州防禦使坐入臨皇儀殿被酒讙譟出
為兗州總管改天雄軍副都總管時呂夷簡守魏常
以官屬禮飭戒之而景宗肆志不悛遂以不法奏貶
齊州都監徙衛州又徙鄆州鈐轄召還同勾當景靈
宮提舉四園苑章獻章懿二后升祔太廟帝念章惠
故特拜景宗徐州觀察使給留後奉逾年領軍頭引
見司出知磁州為建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潞州給
節度使奉領皇城司坐衛士入禁中謀為亂貶徐州
觀察使知濟州還提舉萬壽觀復建寧軍留後復領

軍頭引見又坐從卒王安挾刃入皇城謫左監門衛
大將軍均州安置起為汝州鈐轄祀明堂覃恩領還
所改官求為郡帝謂輔臣曰景宗性貪虐老而益甚
郡不可予也乃復以為建寧軍留後提舉四園苑改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贈安武軍節度使兼太尉謚
莊定景宗起徒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暴戾所至為
人患復使酒任氣在滑州嘗毆通判王述仆地帝深
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頃之輒復醉其奉賜
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方盛築第敦教坊景宗為
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仁宗以其第賜景宗居三十

年乃終

符惟忠字正臣彥卿曾孫也以外祖母賢靖大長公主蔭為三班奉職後權閤門通事舍人勾當東排岸司三司使寇瑊繩下急漕米數不足綱吏卒率論以自盜惟忠爭曰在法欠不滿四百者不坐若以自盜論則計直八百即當坐徒矣瑊怒曰敢抗三司使邪惟忠曰職有當辨非抗也瑊益怒惟忠爭愈力如所議乃已以西染院副使權提舉倉草場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諧宰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諧無善狀安可以勢使我旣而

李子俊寫

詰果以贓敗時吳奎為長垣尉惟忠厚遇奎白府共薦之惠民河與刀河合流歲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横隴村置二斗門殺水勢以接鄭河主河自是無復有水害陝西用兵除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涇州三司使鄭戩奏留都大管勾汴河使建議以為渠有廣狹若水闊而行緩則沙伏而不利於舟請即其廣處束以木岸三司以為不便後卒用其議再遷西上閤門副使契丹遣使求地惟忠副富弼往報使遷閤門使至武彊縣疽發背卒贈客省使眉州防禦使

柴宗慶字天祐大名人　祖禹錫鎮寧軍節度使父宗
亮太子中舍宗慶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升其行為
禹錫子拜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禹錫卒
真拜康州防禦使改復州舊制諸公主宅皆雜買務
市物宗慶遣家僮自外州市炭所過免筭至則盡鬻
之復市於務中自是詔雜買務罷公主宅所市物從
祀汾陰為行宮四面都巡檢進泉州管內觀察使又
自言陝西市材木至京師求蠲所過稅真宗曰向諭
汝毋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邪既而河東提點刑獄
劾宗慶私使人市馬不輸稅貸不問授武勝軍節度

觀察留後歷拜彰德軍節度使仁宗即位徙靜難軍
又徙永清彰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武成
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陝州潞州後判鄭州以縱部曲
擾民召還奉朝請歲減公用錢四百萬久之出判濟
州用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留不遣盡停本使公使錢
卒贈中書令謚曰榮密主累封楚國大長公主先宗
慶没宗慶歷官多過失性極貪鄙積財鉅萬而薄於
自奉甚至優人以為戲宗慶雖知莫能改也無子及
終顧以貲産送官仁宗以其女尚幼不許人謂宗慶
選尚榮貴逾四十年晚上積奉以裨軍用蓋亦追補

前過云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永安人温成皇后世父也舉進士歴憲州筠州推官吉州有道士與商人夜飲商人暴死道士懼而逭為邏者所獲捕繫百餘人轉運使命堯佐覆治盡得其寃改大理寺丞知汜水縣遷殿中丞知犀浦縣犀浦地狹民繁多田訟堯佐正其疆界條衆敝以曉之訟遂簡知開州還判登聞鼓院時温成方為脩媛欲以門閥自表異故堯佐稍進用權開封府推官又提點府界公事諫官余靖言用堯佐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未幾

李俊寫

遷三司戶部判官又爲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吏部流
內銓累遷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加龍圖閣直學士
遷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拜三司使明年諫官包拯陳
升之吳奎言比年以來水旱城郭地震河溢蓋小人
道盛天下皆謂堯佐主大計諸路困於誅求內帑煩
於借助法制刓敝實自堯佐臣等竊惟親昵之私聖
人不免惟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斯爲得矣仁宗祀
明堂改戶部侍郎尋拜淮康軍節度使群牧制置使
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賜二子進士出身拯等復言
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

來擢用堯佐群口竊議以謂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
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
既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
諛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
私昵後宮之過制下之日陽精晦塞氛霧蒙孛宣斷
以大義亟命追寢必不得已宣徽節度擇與一焉如
此則合天意順人情矣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
欲廷議不許乃詔曰近臺諫官乞罷堯佐三司及言
不可用為執政若優與之官於體為善朕用其言遂
有是命今復以為不可前後反覆於法當黜其令中

書戒諭之自今言事官相率上殿先取旨是日堯佐辭宣徽景靈使從之未幾復以宣徽使判河陽舉正又抗章論之至于三時呉育判西京留臺河陽民訟有不决者多詣育育於狀尾判曲直堯佐畏恐即奉行之召還從鎮天平軍卒贈太師賜其家緡錢日三千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以戚里進遷至崇顯戀嫪恩寵為世所鄙子山甫引進副使樞密副都承旨從弟堯封孝謹好學舉進士為石州推官卒次女即溫成皇后也累贈至中書令清河郡王謚曰景思

列傳卷第二百二十二